



閱讀，從來都是一種狩獵

閱讀《閱讀的狩獵》



閱讀的狩獵
黃秀如主編 / 網路與書
9302 / 280元
ISBN 9573026686
平裝

文字工作者 蘇惠昭

生也就這麼過了，動物園與生存的關係小到只有一個原子。

把閱讀比擬為狩獵，必然是出自專業讀者的想像，但閱讀《閱讀的狩獵》的樂趣也就在此，有一群古今中外專業讀者為你述說大江南北的狩獵故事，對照多數人淺薄的狩獵經驗，這有如五星連珠那樣的天文奇觀，如果太不小心，一開始就翻到傅凌六類 28 種閱讀的獵人，然後發現自己長久以來一直徘徊流連於 A 級和 B 級「非獵人」區，連 C 級「新手獵人」區都前進不了，充其量只夠稱得上是動物園常客，免不了一肚子怨怒，繼而仰天長嘯，「我讀了那麼多暢銷書都還不叫獵人，難道要成為一個獵人有那麼難嗎？」，沒錯，根據《閱讀的狩獵》標準，作為一個新手獵人，至少得先逃脫排行榜的綁架，懂得把觸角探向書店的角落，至少要累積同一議題的 50 本書——當然不必全數啃完，新手獵人如此，高等獵人或終極獵人需要練就怎樣的身手，也就不難想像了。

接下來 獵人養成的十九撇步 教你如何成為一個獵人，方法很多，首先要有心想成為一個獵人，否則免談，接之要明白森林的廣懋以及艱險，一旦開始狩獵，就要有決心，要用心，找到一個學習的對象可以避免

閱讀，從來都是一種狩獵。

狩獵的對象也許只是隱約風聞的一本書，也許只是一個飄渺不明的人物，然後我們從開始激起好奇，到進入茫然不知所從的迷霧，到發現蛛絲馬跡的線索，到終於鎖定方向，一路動員所有的感官來進行追蹤。

— 郝明義

也許不是所有人都同意「閱讀，從來都是一種狩獵」這一命題，就我個人而言，至少書寫的狀態更接近於狩獵，而對一個不夠資格稱之為獵人的普通讀者，閱讀恐怕比較像逛動物園，成千上萬的書被圈養在一格格宛如獸欄的書架上，有笨重的大象犀牛，也有可愛的企鵝和超人氣無尾熊，你完全不需要操刀拉弓練槍法的狩獵準備，也不需要秋霜烈日、千里追蹤的狩獵過程，只消從架上—取，付錢（子彈？），它就是你的了。

也有人從來不逛動物園，終其一生，人

走太多錯路，這話的另一層意思其實是：不要怕走錯路。

專業讀者之一唐諾就很明白告訴我們：「買錯書（不管此一結果帶不帶來反省）應該作為閱讀找書的前提」（從狩獵到農耕——我的閱讀進化史 頁 52-59），當閱讀從狩獵進入農耕，「我得貪婪的耕作採集，寧殺錯不放過的看到大約可以是自己食物的書就攫取購買」，如此的結果，不消多時，書必然氾濫成災，「有讀過且一讀再讀的，有讀了一半因故停下來的，有翻了幾頁算了了的，有根本還沒看的，有心知肚明這輩子大概不會去讀它的云云」，到此，不少有心的狩獵者便產生了不如歸去的罪惡感，唐諾卻大呼萬萬不必，因為他掐指一算，以五十年五百到一千本的「犯錯空間」，一輩子也不過 15 到 30 萬，遠遠不夠買一輛陽春車，於是乎「天底下再沒多少你不敢放手一買的書了」。

這是豪邁一派，無所不獵的專業獵人。

一旦開始狩獵，獵人便以各自的天賦與需要發展出各式各樣行獵技法，相思李舍主人李威德以專業咖啡人為目標，發明了一套「交叉瞄準法」，目標是咖啡，但獵取對象擴及茶和紅酒，以便「從不同角度了解咖啡」，累積足夠了咖啡的專業知識，「再找一個有二十年經驗的老師傅」。當書讀到一個程度，便知道哪一本有料哪一本又是剪剪貼貼的成品，「可剛起步的時候不要怕爛書，一本書只要一個觀念受用就夠了」。當短期狩獵的成果豐碩，獵人也不要自鳴得意，因為閱讀的狩獵沒有速成班，「我曾經花了八個月看了二、三十本書，一下子就覺得自己很厲害，後來碰到一位台大教授，才

知道人家在這個領域裡讀了幾十年，幾千本書」（咖啡的學問——相思李舍主人經驗談 頁 112-117）。

再底層的獵場都有踽踽獨行的獵人，褚明仁在 一種最私密的狩獵（頁 152-155）交待他進入光華市場狩獵色情雜誌和黃色書刊的經驗，長久的堅持下來，終於贏得在拉斯維加斯與「閣樓」女郎黛秋蕾倫簽名合影的光榮時刻。

在閱讀的開放時代到來之前，闖入禁區行獵是獵人成長的儀式，楊渡 台灣禁書的故事（頁 40-49）寫出一頁私我，也是七年代的「禁書偷窺錄」，名單上有現在愛看多少就有多少的李敖，特別是他的《傳統下的獨白》，「第一次看禁書的感覺，和第一次和女生幽會沒有兩樣，心跳加速，向禁忌的地方，不斷摸索前進」，既然感覺如此美妙，買禁書就變成了樂趣，於是又偷獵了陳映真《將軍族》、鄧克保（柏楊）《異域》、郭良蕙《心鎖》，因為譯者或作者為「共匪」所以被禁的《約翰克利斯朵夫》、《中國文學發達史》、《中國文學史》，以司馬翎之名偷渡的金庸武俠小說，以及馬克斯《資本論》等等，「因為是禁忌，來得特別困難，我們也讀得特別起勁，有如在練功。彷彿擁有秘笈，再加上苦練，終有一天要練就一身絕技」，而從讀禁書、印禁書到寫禁書再到回顧再也不是禁書的禁書，也算是作者一番從獵人到被獵的特殊人生體驗了。

也有擁有一身特殊本事的獵人如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張隆溪 錢鍾書的閱讀觀點與方法（頁 130-135）以及傅凌、冼懿穎撰寫的從顧炎武到 Margaret Mead 田野裡的守望者（頁 136-140）。



錢鍾書是個大讀書家，此為獵人基本知識，但他如何成其大？張隆溪指出，如果閱讀是打獵，有些是已經有了明確目標，如要打鳥或兔子，但有些時候只是在森林散步，忽然出現一隻狐狸，因為那不是目標，就略了過去，等到有天想獵狐狸了，多數人總是記不起狐狸洞的位置，但錢先生就有這種本事，記得狐狸洞，清清楚楚，旁徵博引起來毫無障礙。不只記得無數的狐狸洞，錢先生也讀一般人不大讀的「不怎樣的」的詩詞、隨筆、小說、戲曲、謠諺、訓詁等等，而且能夠從中發現許多對文義的真知灼見。

17 世紀的讀書人顧炎武最著名的事蹟是他一個人、一頭騾、兩匹馬——一騾載書，兩馬交換騎，就這樣一邊天涯海角任我行一邊努力讀書，如此二十多年，寫成地理書《肇域志》、講農業經濟的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以及讀書筆記《日知錄》，這樣的狩獵過程堪稱獵人之究極。20 世紀的美國人類學家米

德，21 歲就到南太平洋的小島做田野調查，一直到全方位熟習陌生獵物的習性與文化，一場人類學的盛宴醞釀著。

《閱讀的狩獵》由專業獵人的狩獵故事、狩獵趣味逼近，而以在森林狩獵時要閱讀的 50 本書作為壓軸，其中以《中國歷史研究方法》（梁啟超）、《15 到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、經濟和資本主義》（布勞岱爾）、《一千零一網》（提姆柏納李）、《管錐編》（錢鍾書）為首選，再推薦「狩獵的地圖」：《文明史綱》等 14 種書、「狩獵方法」：《如何閱讀一本書》等 8 種書，「狩獵歷史」：《閱讀地圖》等 13 種書以及「獵人的經驗談」：《容齋隨筆》等 11 種書，粗估要完成這份作業，快則一年兩年慢則一生一世，閱讀的狩獵果然不輕鬆簡單，卻值得縱身而入，因為狩獵的樂趣，永遠無法傳達給森林外的非獵人。



狩獵的 4 本首選書